

图说经典



古文观止

荟萃中外经典

图说人类文明

任犀然 主编

观赏与吟诵的多重享受

知识与审美的完美展现

情感与心灵的相互交流

文化的力量和图画的色彩一起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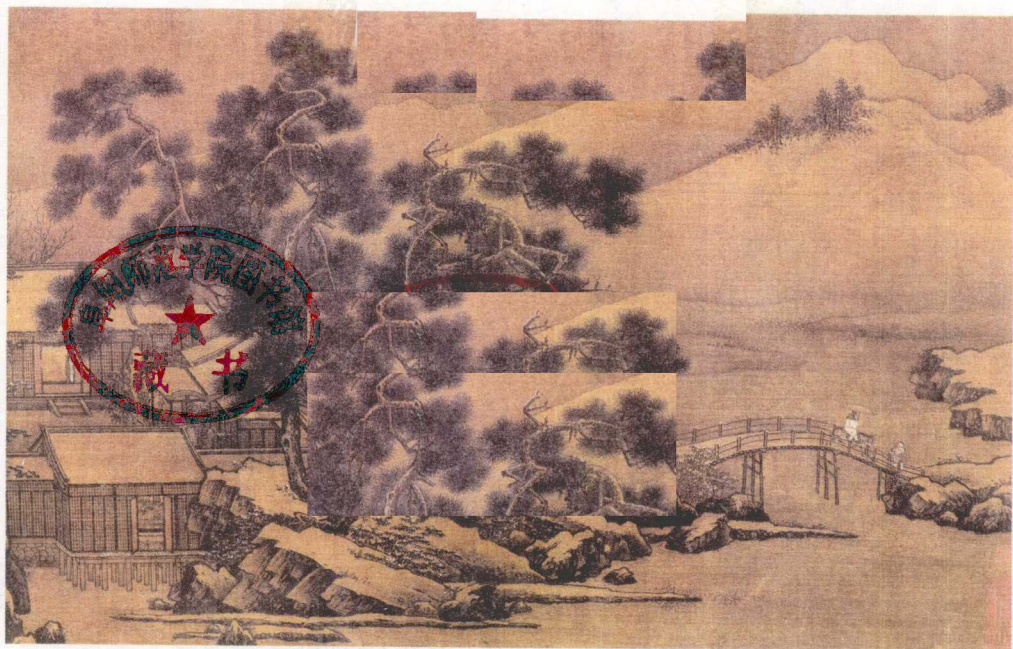
带你步入一段愉快的古典文学之旅



华文出版社

古文观止

任犀然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观止 / 任犀然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75-2251-8

I. 古… II. 任…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②古文观止—译文
③古文观止—注释 IV. 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5345 号

书 名: 古文观止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251-8

作 者: 任犀然 主编

责任编辑: 杜海泓

封面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黎 娜

美术编辑: 潘 松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nss.com.cn>

电子信箱: hwcns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1221702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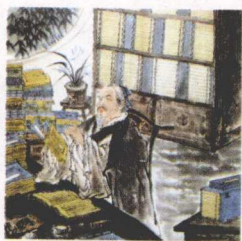
开本印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720mm × 1010mm 1/16 开本 14 印张 223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P R E F A C E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选录了自先秦到明朝末年的二百余篇名篇佳作，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兼顾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代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内容涉及“三《礼》”、“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名典，其间的国家发展、政治风云、英雄传略、历史传奇、市井生活等均得到完美体现。

亲近这些古典名篇，如饮源头之水，常读常新，必是受益多多，因此，我们推出了这本《古文观止》。本书在参考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基础上，增设了辅助性栏目：题解，将古文的创作时代、社会环境加以解说；注释，将难理解的字句作解释，扫除阅读障碍，方便阅读；译文，忠实原作而又明白晓畅，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味作品的内涵。这些栏目或纵向深入，或横向延展，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原文的精髓，体悟其蕴涵。

《古文观止》是一部经典的古文选本，我们本着历久弥新的精神，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文学性、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为此，我们搜集整理出100余幅与正文相契合的图片，包括人物画像、名胜古迹、艺术珍品、文物，以及情境示意图等，与文字相辅相成。

科学简明的体例、丰富精美的图片、新颖开放的版式设计有机结合，引领读者跨越时空的距离，进入辉煌的古文殿堂，领略古文的艺术魅力，进而启迪心智、陶冶情操，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1
季梁谏追楚师	3
曹刿论战	4
宫之奇谏假道	5
子鱼论战	7
介之推不言禄	8
展喜犒师	9
烛之武退秦师	10
蹇叔哭师	11
王孙满对楚子	12
齐国佐不辱命	13
吕相绝秦	14
晏子不死君难	16
季札观周乐	17
子产论政宽猛	19

《国语》

祭公谏征犬戎	20
召公谏厉王止谤	22

襄王不许请隧	23
叔向贺贫	24

《公羊传》

春王正月	25
宋人及楚人平	26
吴子使札来聘	28

《谷梁传》

郑伯克段于鄢	29
虞师晋师灭夏阳	30



《礼记》

-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31
有子之言似夫子 32
公子重耳对秦客 33

《战国策》

- 苏秦以连横说秦 34
范雎说秦王 37
邹忌讽齐王纳谏 39
冯煖客孟尝君 40
赵威后问齐使 43
触詔说赵太后 44
鲁仲连义不帝秦 45
乐毅报燕王书 49
李斯谏逐客书 52

《楚辞》

- 卜居 54
宋玉对楚王问 55

《史记》

- 五帝本纪赞 56
项羽本纪赞 57
孔子世家赞 58
外戚世家序 59
伯夷列传 60
屈原列传 62
酷吏列传序 66
游侠列传序 67
滑稽列传 69
太史公自序 71



司马迁

- 报任安书 74

《汉书》

- 高帝求贤诏 80
贾谊过秦论（上） 81
晁错论贵粟疏 84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86
李陵答苏武书 88

《后汉书》

-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91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92

《三国志》

- 诸葛亮前出师表 93
诸葛亮后出师表 95

李密

- 陈情表 97

王羲之

- 兰亭集序 99

陶渊明	
归去来辞	100
桃花源记	101
五柳先生传	103
魏徵	
谏太宗十思疏	104
骆宾王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105
王勃	
滕王阁序	107
李白	
与韩荆州书	110
春夜宴桃李园序	111
刘禹锡	
陋室铭	112
杜牧	
阿房宫赋	113
韩愈	
原道	114
原毁	118
师说	120
进学解	121
讳辩	124
争臣论	125
与于襄阳书	128

与陈给事书	130
应科目时与人书	131
送孟东野序	132
送杨少尹序	134
祭十二郎文	135
柳子厚墓志铭	138

柳宗元

桐叶封弟辨	141
箕子碑	142
捕蛇者说	143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145
钴鉞潭西小丘记	146
小石城山记	148

王禹偁

待漏院记	149
黄冈竹楼记	150

李格非

书《洛阳名园记》后	152
-----------------	-----

范仲淹

严先生祠堂记	15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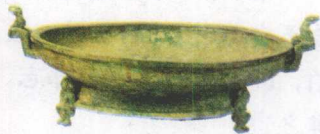
- 岳阳楼记 154
- 司马光
- 谏院题名记 155
- 钱公辅
- 义田记 156
- 李觏
- 袁州州学记 158
- 欧阳修
- 朋党论 159
- 纵囚论 161
- 五代史宦者传论 162
- 相州昼锦堂记 164
- 醉翁亭记 165
- 秋声赋 167
- 祭石曼卿文 168
- 苏洵
- 管仲论 169
- 辩奸论 171
- 心术 173
- 苏轼
- 刑赏忠厚之至论 175
- 范增论 177
- 留侯论 178
- 贾谊论 180
- 晁错论 182
- 喜雨亭记 184
- 凌虚台记 185
- 超然台记 186
- 放鹤亭记 188
- 石钟山记 190
- 前赤壁赋 191
- 后赤壁赋 193
- 苏辙
- 六国论 194
- 上枢密韩太尉书 196
- 黄州快哉亭记 197
- 曾巩
- 寄欧阳舍人书 199
- 赠黎安二生序 201
- 王安石
- 读孟尝君传 202
- 游褒禅山记 203
-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 204
- 宋濂
- 阅江楼记 206
- 方孝孺
- 深虑论 207
- 归有光
- 沧浪亭记 209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题解】

本篇叙述了春秋时期，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母亲姜氏之间权力斗争的故事。文中描绘郑庄公的老谋深算、欲擒故纵，共叔段的恣行无忌、骄狂妄为，姜氏的偏私狭隘、助子为虐，无不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而在你死我活的搏斗过后，庄公与母亲姜氏和好的情节难以让人羡慕，可以看见亲情在权力斗争中一再变形了。



↑春秋·郑·郑伯盘
盘正中有铭文14字，记郑伯作盘。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1]，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2]，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3]，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4]。公曰：“制，岩邑也^[5]。虢叔死焉^[6]，他邑唯命。”请京^[7]，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8]：“都城过百雉^[9]，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10]，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11]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12]、北鄙贰于己^[13]。公子吕曰^[14]：“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15]，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16]。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17]，缮甲兵，具卒乘，将

【译文】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妻子，就是后来的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分娩很难，惊吓了姜氏，因而给庄公取名为“寤生”，于是厌恶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其为太子，屡次请求武公，武公都不答应。

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险要之地，虢叔曾死在那里。别的地方听您吩咐。”姜氏于是为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便叫共叔段居住在了那里，称为京城大叔。

祭仲说：“都市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市城墙，长不超过国都城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城墙的九分之一。如今京邑太大，不合制度，您将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如何躲避祸害呢？”回答说：“姜氏怎会满足？不如早作打算，不要使其滋长蔓延，一旦滋生成长起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还难得清除，何况您被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罢！”

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听从庄公的，一方面听从自己的。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样两面受命，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将王位让给大叔，我就请求去侍奉他；如果您不想让位给他，就请您除掉他，不要使人民有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的。”大叔又进一步把西鄙、北鄙二地据为己有，还延伸到廩延。公子吕对庄公说：“行了，他羽翼已丰，会得到更多拥戴者。”庄公说：“他对君王不义，不顾手足之情，势力雄厚，反而会垮掉。”

袭郑。夫人将启之^[18]。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19]；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絜我独无^[20]！”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21]，隧而相见^[22]，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23]。”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24]。《诗》曰：‘孝子不匮^[25]，永锡尔类^[26]。’其是之谓乎！”

太叔巩固城防，聚积粮草，修缮军备，准备兵士战车，打算偷袭庄公，姜氏也作为内应，想替他开启城门。庄公听到他举兵的日期，说：“可以了！”于是命公子吕率战车二百辆讨伐京城。京城民众反叛了太叔。太叔逃往鄢邑。庄公又命讨伐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往共国。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不顾兄弟情谊，所以不用“弟”字；交战双方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管教，也符合郑国人民的意思。而不写太叔“出奔”，是责难庄公有杀弟的动机。

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颍考叔是颍谷的地方官，听说这事，便来到国都，说是有礼献于庄公。庄公赐宴，吃饭时，颍考叔把肉放在一旁不吃。庄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老母，我的食物她都尝遍了，却没尝过您所吃的菜肴，我想留给她尝尝。”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独独我却我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并且讲出自己的悔意。颍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好忧虑的！若掘地见泉，在隧道里相见，谁能有非议？”庄公依从了他的办法。庄公进入隧道，唱道：“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姜氏从隧道中出来，唱道：“大隧之外，心情愉快。”于是母子又和好如初了。

君子说：“颍考叔的孝顺是纯正的。他孝敬爱戴自己的母亲，又用这样的孝敬和爱戴影响了庄公。《诗经》上说：‘孝子之心不尽不竭，会推及影响到他的族类。’说的就是颍考叔这样的人吧！”

【注释】

[1] 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是娘家的姓氏。[2] 寤生：难产。[3] 亟(qì)：屡次。[4] 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5] 岩邑：险要的城邑。[6] 虢叔：东虢国国君。[7] 京：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8] 祭仲：郑国大夫，字足。[9] 雉：古代计算城墙长度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10] 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11] 辟：通“避”。[12] 鄙：边界的城镇。[13] 贰：双方共有。[14] 公子吕：郑国大夫。[15] 庸：用。[16] 稟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北。[17] 完聚：指修治城郭、集结兵力。[18] 启之：指开城门做内应。[19] 弟(tì)：通“悌”。指对兄长敬爱顺从。[20] 絜(yì)：句首语气词。[21] 阙：通“掘”。[22] 隧：掘地而成隧道。[23] 泄(xiè)泄：形容快乐的样子。[24] 施(shì)：扩展。[25] 匮(kuì)：匮乏，断绝。[26] 锡：推及，影响。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桓公六年

【题解】

楚国侵入随国，为了麻痹对方，楚王听从了部下斗伯的建议，故意懈怠军容来接待随国的使者少师。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季梁阻止了听了汇报的随君想要趁机追击楚军的举动，他不但指出这是楚军的计诱，更向信奉神明的随君阐述了“民为神主，先民后神”的民本思想，劝其内修政事，外联诸侯。楚国于是不敢轻举妄动。



↑春秋·铜镞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1]，军于瑕以待之^[2]。随人使少师董成^[3]。斗伯比言于楚子曰^[4]：“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5]：“季梁在^[6]，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7]，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牯肥腍^[8]，粢盛丰备^[9]，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蠢也^[10]，谓其备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

【译文】

楚武王侵入随国，一面派薳章去和谈，一面在瑕地驻军等待。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在汉水东边一直不能得志，是我们使它这样的。我们扩大我们的军队，整顿我们的军备，凭借着武力去逼迫别国，那里的国家因为害怕我们而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在汉东诸国中，随国最大。随国要是自高自大，就必然抛弃小国。小国离心，我们就可得利。少师这个人很骄傲，请把我们的军队装成疲弱以助长他的骄傲之气。”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何益处？”斗伯比说：“以后再来对付他，少师正受到随君的信任。”

楚武王把军容搞得乱七八糟来接待少师。少师回去，请求追击楚军。随侯想要答应他。季梁劝阻道：“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军的疲弱，是在引诱我们，君侯急什么呢？臣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小国有道，大国无道。所谓道，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鬼神。居高位的人思考如何让百姓受益，此为忠；祝官史官真实无欺的言辞，此为信。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祝官史官虚报功德来祝告鬼神，我不知道这样是可以的。”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毛无杂色而肥壮，祭器里的黍稷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使神灵信任？”季梁回答说：“百姓，是鬼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主总是把百姓的事情办好，而后才去侍奉神灵。所以奉献牺牲时祷告说‘牲口又大又肥’，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是说他们的牲畜肥大而且繁殖旺盛，没有疾病，是说他们的牲口充足而且品种完备。在奉献黍稷时祝告说‘饭食干净而丰盛’，是说春夏秋冬四季没有灾害，百姓和睦，收

‘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11〕}，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12〕}，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13〕}。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成很好。奉献甘甜的美酒时祝告说‘上好粮食酿成的美酒’，是说上级和下属都有美德而没有邪恶的心思。讲到祭品的馨香，是说没有谗佞奸邪的小人存在。所以致力于农事，完善伦理规范，与亲族关系紧密，用这些来进行祭祀。因此百姓和睦而鬼神降福，所以行动就能成功。现在百姓各有心思，鬼神没有主人，君侯虽然独自献上丰盛的祭品，又能有什么福降呢？君侯还是先整顿政事，加深和兄弟国家之间的友谊，这才近乎于免除灾难。”

随侯害怕，从而修明政治，楚国因此而不敢前来攻打。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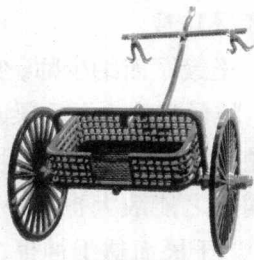
〔1〕蘧(wěi)章：人名，楚国大夫。成：讲和。〔2〕瑕：春秋时随国地名。〔3〕少师：官名。董成：主持讲和之事。〔4〕斗(dòu)伯比：楚国大夫。楚子：指楚武王。〔5〕熊率(iù)且比：人名，楚国大夫。〔6〕季梁：随国贤臣。〔7〕祝：掌管祭祀的官。史：掌管祭祀时记事的官。〔8〕牲(quán)：毛色纯一的牲畜。膄(tú)：肥壮。〔9〕粢(zī)盛(chéng)：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10〕瘼(cù)蠹(luó)：疥癣。〔11〕醴(lǐ)：甜酒。〔12〕五教：指儒家所宣扬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标准。〔13〕禋祀：此处泛指祭祀。

曹刿论战

《左传》庄公十年

【题解】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之一。本篇讲述的是鲁人曹刿在战前与鲁庄公就是否可以作战而进行的论辩，在作战过程中通过把握时机克敌制胜的精彩指挥，以及他是如何通过战场细节判断敌情，从而作出追击敌军的正确决定。



↑春秋·战车

【原文】

齐师伐我^{〔1〕}。公将战。曹刿请见^{〔2〕}。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3〕}，未能远谋。”遂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4〕}，必以分人。”对曰：“小

【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齐国军队前来攻打我国，庄公准备迎击。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人说：“大官们会来谋划的，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大官们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见。

他问庄公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衣着吃食享受，不敢独自享用，必然分给别人。”曹刿答道：“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从不敢虚报，

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5]，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6]，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7]，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8]。公将鼓之。刖曰：“未可。”齐人三鼓，刖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刖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9]，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10]，故逐之。”

必说实话。”曹刖说：“小的诚实不能使神灵信任，神灵是不会赐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官司，虽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做到合情合理。”曹刖答道：“这属于为百姓尽心办事的行动，可以凭这个条件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跟随您一起去。”

庄公和他同乘一辆兵车。与齐军交战于长勺。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刖说：“不行。”齐军击鼓三次之后，曹刖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庄公又要下令追击，曹刖说：“不行。”他下车看了齐军战车的轮迹，又登上车前的横木望齐军撤退的情况，这才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

战胜以后，庄公问他其中的缘故。曹刖回答说：“作战靠勇气。击第一通鼓的时候军队的士气便振作了起来，击第二通鼓的时候士气便开始减弱了，等到击第三通鼓的时候，士气就枯竭了。敌人的士气枯竭而我军的士气旺盛，所以能够战胜他们。大国难于捉摸，恐怕藏有伏兵。我看到他们战车的车辙杂乱，望见他们的旗子倒下了，确实是在败退，所以追击他们。”

【注释】

- [1] 我：指鲁国。[2] 曹刖(guì)：人名，鲁国人。[3] 鄙：目光短浅。[4] 专：独自享用。[5] 牺牲：指古代供祭祀用的猪、牛、羊等牲畜。玉帛：玉器和丝织品。[6] 孚：为人所信服。[7] 属：类。[8] 长勺：鲁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9] 轼：古代车厢前面供人手扶的横木。[10] 靡：倒下。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僖公五年

【题解】

晋国南面的虞国，虞国南面的虢国，三国是同宗国家。强大的晋国两次向虞国借路伐虢，虞国大夫宫之奇在第二次借路时晓示虞君晋国有野心，从多方面论述了借路给晋国的巨大祸患，劝虞君不要执迷于宗族观念，寄希望于神灵保佑。虞侯不听，晋军便在灭虢之后顺便将虞灭亡。“假道灭虢”成为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朴素思想更具有恒久不变的深刻战略意义。



↑春秋·虢·牺形酒器

【原文】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1]。宫之

【译文】

晋献公又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

奇谏曰^[2]：“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3]，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4]。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5]。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6]，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7]。’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8]。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谏道：“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虞国必定会跟着灭亡。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别国的军队不可轻忽。一次借路已经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俗话说：‘颊骨与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有了，牙齿就要受寒’，这就像虞国和虢国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样。”

虞公说：“晋国，与我是同宗，难道会加害于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周始祖大王的儿子。太伯不从父命，因此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过文王的大臣，有功于周王朝，对他们功勋的记录还藏在盟府之中。现在晋国既然连虢国都想灭掉，对虞国又有什么可爱惜的？况且虞国与晋国，能比桓、庄两族与晋国更亲近吗？晋君爱护桓、庄两族吗？桓、庄两族有什么罪过，却遭杀戮，不就是因为近亲的势力威胁到自己吗？亲族由于受宠而对自己产生了威胁，尚且杀了他们，何况国家呢？”

虞公说：“我祭祀鬼神的祭品丰盛而干净，鬼神必然在我们这边。”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不是随便亲近哪一个人，只对有德行的人才去依附。所以《周书》上说：‘上天没有私亲，只辅助那些有德行的人。’又说：‘祭祀用的黍稷不算是芳香的，只有美好的德行才是芳香的。’又说：‘人们进献的祭品相同，而鬼神只享用有德之人的祭品。’如此看来，非有道德，则百姓不能和睦，鬼神就不会享用祭品。鬼神所依托的，只在于德行罢了。如果晋国攻取了虞国，用发扬美德的方式来使祭品真正发出芳香，鬼神难道还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臣的要求。宫之奇带领了他的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说：“虞国等不到年终的祭祀了。虞国的灭亡，就在晋军的这次行动中，晋国用不着再次发兵了。”冬天，晋国灭掉了虢国。回师途中，驻军于虞国，于是乘机灭掉了虞国。捉住了虞公。

【注释】

[1] 假道：借路。虞：国名，在今山西平陆北。[2] 宫之奇：虞国大夫。[3] 辅：指面颊。车：指牙床。[4] 昭：宗庙里神主的位次。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5] 盟府：掌管盟誓典策的官府。[6] 桓、庄：桓叔、庄伯，分别为晋献公的曾祖和祖父。[7] 絜(yì)：语气词。[8] 腊：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祀众神。

子鱼论战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题解】

宋国无称霸之势，但宋襄公有称霸之心，不自量力的他请楚国纠合诸侯于孟地会盟，想要成为盟主，却在盟会上为楚人所擒，后被释放。恼羞成怒的宋襄公迁怒于楚国的附庸郑国，前去讨伐，楚国出兵救郑，于是有了楚宋泓水之战。本篇记述的是司马子鱼在这一战中关于用兵的主张。子鱼的清醒和审时度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则成为千古笑谈。



↑春秋·人面纹钟于（军乐器）

【原文】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1]：“天之弃商久矣^[2]，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及楚人战于泓^[3]。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4]。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5]，不禽二毛^[6]。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7]，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8]，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儻也^[9]。”

【译文】

楚国攻打宋国来救郑国。宋襄公将要迎战，大司马公孙固劝谏说：“上天抛弃我商国已经很久了，主公想要复兴，这是得不到宽恕的。”宋襄公不听。

宋军与楚军战于泓水。宋军已经摆好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河。司马子鱼说：“敌众我寡，趁他们没有完全渡河，请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军已经全部渡河，但尚未摆好阵势，司马子鱼又请求攻击。宋襄公说：“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然后才开始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卫队也被歼灭了。

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捉拿头发花白的人。古人作战，不在隘口处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然亡国的商朝的后代，但也不会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子鱼说：“主公并不懂得战争。强大的敌人，因为地形的狭窄而摆不开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这时候对其加以拦截然后攻击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就算是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况且今天这些强悍的楚兵，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碰到老人，捉住了就把他抓回来，何况只是头发花白的人！对士兵讲明耻辱，教导作战，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了伤但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次攻击使其毙命？如果是因为怜悯那些受伤的人而不想再次加以伤害，那就不如开始就击伤他。同情年长的敌人，还不如向他们投降。用兵讲求抓住有利的条件和时机，那么即使是在隘口打击敌人，也是应该的；锣鼓响亮是为了振作士气，那么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

【注释】

〔1〕大司马：掌管军政的官员。〔2〕天之弃商久矣：宋国是商朝的后裔。〔3〕泓（hóng）：即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西北。〔4〕门官：指国君的卫队。〔5〕重（chóng）伤：再一次伤害。〔6〕禽：通“擒”。二毛：指头发花白的人。〔7〕勍（qíng）敌：强劲有力的敌人。〔8〕胡耆（gǒu）：老人。〔9〕僮（chán）：不整齐。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题解】

晋文公在外流亡期间，曾有一些人追随着他，介之推就是其中的一位。文公返回晋国即位以后，赏赐众人，而介之推却带着自己的老母亲隐居深山，不求名利。他高尚的品行，至今仍为人称道。



↑春秋·虢·铜盂

【原文】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1〕}，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怵^{〔2〕}？”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3〕}。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译文】

晋文公奖赏跟随他逃亡的人，介之推不求爵禄，而赏赐爵禄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他。

介之推说：“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君侯还活在世上了。晋惠公、晋怀公没亲近的人，国外、国内都厌弃他们。上天还没有想让晋国灭亡，所以晋国一定会等到贤明的君主。能主持晋国祭祀大典的人，不是君侯又能是谁呢？这实在是上天要立他为君，而那几个人却认为是因为自己的力量所致，这不是欺骗吗？偷别人的财物，尚且叫做盗窃，何况是贪上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所致呢？下面的人把自己的罪过当成是正义，上面的人又奖赏他们的奸欺，上下相互蒙蔽，难以和他们相处。”他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一样去请求赏赐呢？就这样死去，又能怨恨谁呢？”介之推回答说：“明知错误而去效仿，罪过就重了。况且我已口出怨言，不能再吃他的俸禄了。”他母亲说：“也要让君侯知道一下此事，怎样？”介之推答道：“言语，是用来表白自己的。自身将要隐退，哪里还用得着表白？这样做就是想要求得显达了。”他母亲说：“你能够这样吗？我同你一起隐居吧。”于是便隐居到死。

晋文公寻访他们不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说：“用这来记录我的过失，并且表彰善良的人。”